

·敦煌文献·

从敦煌写卷看《老子》的成书 ——兼论敦煌五千文本《老子》的来源

朱大星

《老子》的成书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众多学者利用各种材料对《老子》的成书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如1998年5月,在美国达慕思大学召开的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上,美国布朗大学的罗浩(Harold D. Roth)先生用三种模型来概括今本《老子》与简本《老子》可能存在的关系,即“辑选”模型一、“来源”模型二及“并行文本”模型三^①。2003年,李存山先生在“并行文本”模型三的基础上归纳出了《老子》演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另外两种模型,即“模型四”、“模型五”^②。

应该指出的是,罗浩及李存山二位先生提出的五种模型显示的只是《老子》其书演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形。就目前的条件而言,我们还无法确切地证明哪一种模型显示的就是《老子》其书演变的真实轨迹。同时可以看出,学者在探讨《老子》成书过程的时候,更多地是利用郭店简本、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及今本《老子》^③,而均未涉及敦煌本《老子》。然而,敦煌本《老子》也许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老子》一书的发展演变过程。

据笔者目前所知,敦煌本《老子》写卷凡七十六件(单件),缀合后计五十件,多为唐以前写本。其中白文本《老子》写卷凡五十三件(单件),缀合后计三十五件;注疏本《老子》写卷凡二十三件(单件),缀合后计十五件,内容包括河上公注、想尔注、成玄英疏、李荣注、唐玄宗注疏及其他佚名注疏等。总体而言,敦煌本《老子》写卷大致可以分为五千文本和非五千文本两个系统。从文字上看,五千文本《老子》与今本《老子》文字存在着不少差异,主要表现在字数多寡和语句顺序上;非五千文本《老子》与今本《老子》已非常接近。故本

①(美)艾兰、(英)魏克彬原编,邢文编译:《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66-67页。

②李存山:《〈老子〉简、帛本与传世本关系的几个“模型”》,《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第73-74页。

③此处所言“今本《老子》”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主要指与郭店简本、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及敦煌本《老子》相对而言的其他传世本《老子》。

文的比较围绕敦煌五千文本《老子》展开,具体而言就是 S.189、S.602、S.783、S.798、S.2267、S.6453、S.6825V、P.2255、P.2329、P.2347、P.2350A、P.2370、P.2584、P.2596、P.2599、P.2735、P.4781、BD14633、BD15698、散 0667C 等写卷。

—

相较而言,敦煌五千文本《老子》字数约为五千,比今本《老子》要少几百字。关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是敦煌五千文本《老子》为了凑足五千的字数而删削虚词等造成的^①。然而,事实未必如此。

在此,先将《老子》之敦煌五千文本、简本(简甲本、简乙本、简丙本)^②、帛书本(帛甲本、帛乙本)^③、傅奕本^④、影宋本^⑤及《二十二子》本^⑥的有关文字列举如下。

例1 今本第二章:

P.2584、P.2596、P.2370、散 0667C:万物作而不为始,为而不恃,成功不处。

简甲本: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而弗居。(第4、112页)^⑦

帛甲本:[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第10页)

帛乙本:万物昔(作)而弗始,为而弗恃(恃)也,成功而弗居也。(第95页)

傅奕本: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处。(第482页)

影宋本: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2页)

《二十二子》本: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1页)

按:傅奕本、影宋本及《二十二子》本皆有“生而不有”四字。敦煌五千文本与简甲本、帛甲本、帛乙本文字虽略有不同,然皆无“生而不有”四字,经义比较接近。又“始”字,影宋本、《二十二子》本作“辞”;其余各本同敦煌五千文本。

①参唐文播:《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本综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4年第4卷下册,第95-124页;饶宗颐:《吴建衡二年索统写本〈道德经〉残卷考证》,《东方文化》1955年第2卷第1期(香港大学出版社)抽印本,第19页。

②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郭店楚简《老子》包括甲、乙、丙三组,分别以“简甲本”、“简乙本”及“简丙本”表示,泛指三本时简称“简本”。

③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马王堆帛书《老子》包括《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分别以“帛甲本”及“帛乙本”表示,泛指两本时简称“帛书本”。

④《道藏》第11册所载傅奕校定《道德经古本篇》,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⑤《四部丛刊初编》第90册所载《老子道德经》,上海书店,1989年。

⑥《二十二子》所载《老子道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⑦为使行文简洁及便于稽核,仅注出所引文句在其相应版本中的页码。下同。

“始”字于义为长。又“处”字,敦煌五千文本及傅奕本同;其他各本作“居”。

例2 今本第三章:

P.2584、P.2596、P.2370、散 0667C: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不为,则无不治。

帛甲本: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第10页)

帛乙本: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第95页)

傅奕本: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为无为,则无不为矣。(第482页)

影宋本: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2页)

《二十二子》本: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1页)

按:上文简本未见。敦煌五千文本与帛甲本、帛乙本内容相近,而与影宋本等不同。朱谦之先生曰:“不敢”、“不为”乃二事,与前文“无知、无欲”相对而言。《老子》第六十七章“不敢为天下先”、第六十九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第七十三章“勇于不敢则活”,皆以“不敢”与“不为”对言。此句意谓常使一般人民无知、无欲,常使少数知者不敢、不为,如此则清静自化,而无不治矣。“不敢不为”即不治治之^①。朱说可从。后人不解“不敢不为”之义,遂删“不”字,改作“使夫知者不敢为也”,并加“为无为”三字,则与《老子》经义不一^②。是敦煌五千文本与帛书本更接近《老子》古本。

例3 今本第五章:

P.2584、P.2596、P.2370、S.798:多闻数穷。

帛甲本:多闻数穷。(第10页)

帛乙本:多闻数穷。(第95页)

傅奕本:多言数穷。(第482页)

影宋本:多言数穷。(第3页)

《二十二子》本:多言数穷。(第1页)

按:此句简本未见。“闻”,敦煌五千文本与帛甲本、帛乙本同;其他各本则作“言”。《文子·道原篇》引作“多闻”。作“闻”似为古本原貌。

例4 今本第十四章:

P.2584、P.2370、S.798、S.6453、P.2255:其下不忽。

帛甲本:其下不忽。(第11页)

①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第16-17页。

②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第239页。

帛乙本：其下不忽。（第96页）

傅奕本：其下之不昧。（第483页）

影宋本：其下不昧。（第7页）

《二十二子》本：其下不昧。（第2页）

按：此句简本未见。“忽”、“昧”二字古音可通，“忽”字从勿得声，与“昧”字同为明纽物部字，系双声叠韵，音同互假。帛书本用借字，影宋本、《二十二子》本用本字^①。“忽”、“昧”在此义虽无别，但敦煌五千文本作“忽”，与帛甲本、帛乙本同，似乎表明其渊源较早。

例5 今本第十五章：

P.2584、S.798、S.6453、BD14633、P.2255：浊以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

简甲本：孰能浊以静者，将舍（徐）清。孰能庀以迺者，将舍（徐）生。（第3、111页）

帛甲本：浊而情（静）之，余（徐）清。女（安）以重（动）之，余（徐）生。（第11页）

帛乙本：浊而静之，徐清。女（安）以重（动）之，徐生。（第96页）

傅奕本：孰能浊以澄靖之而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而徐生？（第483页）

影宋本：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第8页）

《二十二子》本：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第2页）

按：敦煌五千文本与帛甲本、帛乙本最为接近，而与其他各本则有较大差别。

例6 今本第二十二章：

P.2584、S.798、S.6453、BD14633、P.2255：不自是故章，不自见故明。

帛甲本：不[自]视（示）故明，不自见故章。（第12页）

帛乙本：不自视（示）故章，不自见也故明。（第97页）

傅奕本：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第483页）

影宋本：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第11页）

《二十二子》本：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第3页）

按：上文简本未见。帛甲本此句之前有“自视（示）不章，[自]见者不明”；帛乙本此句前有“自视（示）者不章，自见者不明”。依此，作“不自视故章，不自见故明”方使前后文句顺序一致，帛乙本于义为长。敦煌五千文本与帛乙本同，可能比较接近《老子》古本的原貌。而傅奕本、影宋本及《二十二子》本与帛乙本、敦煌五千文本句子顺序恰好相反，似较晚出。

例7 今本第三十章：

S.798、S.6453、BD14633、P.2255：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故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

简甲本：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第3、111页）

^①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第286页。

帛甲本：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居，楚枋（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第12页）

帛乙本：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第97页）

傅奕本：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第484页）

影宋本：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第15页）

《二十二子》本：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第4页）

按：上文帛甲本、帛乙本虽皆有残损，但从所存内容看，二本经义应相同。与傅奕本比较，简甲本无“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五句，帛甲本、帛乙本及敦煌五千文本则无“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两句。据此，从简本至影宋本似乎有明显的增益文字的痕迹，而且时间越后，增益文字越多。

例8 今本第三十章：

S.6453、BD14633、P.2255等五千文本：果而勿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简甲本：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勿矜，是谓果而不强。（第3、111页）

帛甲本：果而勿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胃[果]而不强。（第12页）

帛乙本：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毋]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胃果而强。（第97页）

傅奕本：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第484页）

影宋本：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第15页）

《二十二子》本：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第4页）

按：敦煌五千文本“勿骄”、“勿矜”、“勿伐”三句顺序与帛甲本、帛乙本同，而与其他各本皆异。又敦煌五千文本与简甲本相比，多出“果而不得已”一句；与帛甲本、帛乙本相比，则少“居”、“胃（谓）”等字；与影宋本、《二十二子》本相比，则多出“是”字。蒋锡昌先生云：“强本成疏引经文云‘是果而勿强’。是成下‘果’上有‘是’字，下‘果’上当从范本增‘是谓’二字。‘是谓果而勿强’与下文‘是谓不道’并列。十四章‘是谓无状之状……是谓惚恍……是谓道纪’连用三‘是谓’，与此文连用二‘是谓’文例正同。”^①验之帛书本，蒋说诚是。敦煌五千文本虽无“胃（谓）”字，但与简甲本、帛甲本经义接近。《老子》上文云

^①蒋锡昌：《老子校诂》，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第203页。

“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此处又云“果而勿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皆是言果而不言强，所以最后用“是（胃）果而勿（不）强”作总结。而影宋本、《二十二子》本则删掉“是”字，盖欲以此与“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一律。但如此一来，则失《老子》本义。又“果而不（毋）得已（居）”一句不见于简本，而见于其他各本，盖为后人所加。

例9 今本第三十一章：

P.2584、S.798、S.6453、BD14633、P.2255：恬淡为上，故不美。若美，必乐之，是乐煞人。

简丙本：铍繅为上，弗美也。美之，是乐杀人。（第9、121页）

帛甲本：铍裘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第13页）

帛乙本：铍懽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第97、98页）

傅奕本：以恬憺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乐之。乐之者，是乐杀人也。（第484页）

影宋本：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第16页）

《二十二子》本：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第4页）

按：“铍繅”，郭店楚简整理者疑读作“恬淡”^①。“铍裘”、“铍懽”，帛书整理者皆读为“恬憺”^②。裘锡圭先生最初认为简丙本“铍繅”字之释可疑，“繅”也不能读作“淡”^③。后来，裘先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铍繅”当读为“铍功”，可能因为有人将“铍裘”一类异文读为“恬淡”，遂为今本袭用。又云：简本、帛书本之“弗美也”、“勿美也”皆紧接上句而言，应是讲兵器的；传世各本及敦煌写本有作“故不美”或“故不美也”的，语气也是紧接上句的。王弼本作“胜而不美”，加上“胜而”二字，就把讲兵器的话变成讲用兵的话了^④。裘先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相较而言，敦煌五千文本、傅奕本较影宋本、《二十二子》本似乎更接近《老子》原意。惟敦煌五千文本多出“必乐之”，傅奕本并多出“乐之者”，则略显繁冗。既言“美”，又言“乐”，义亦有重复之嫌。盖“必乐之”、“乐之者”为后人所加，或敦煌五千文本所据《老子》古本不同。

例10 今本第五十七章：

S.6453、P.2255、S.2267：以政之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简甲本：以正之邦，以奇用兵，以亡事取天下。（第5、113页）

帛甲本：以正之（治）邦，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第4页）

帛乙本：以正之（治）国，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第91页）

①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22页注11。

②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15页注59、第99页注34。

③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22页注11。

④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第51-52页。

傅奕本: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第487页)

影宋本: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第10页)

《二十二子》本: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第6页)

按:敦煌五千文本“以政之国”之“之”字,傅奕本、影宋本、《二十二子》本皆作“治”,过去有人认为作“之”是避唐高宗李治的讳。现在看来,简甲本、帛甲本、帛乙本皆作“之”,这说明作“之”字古本已如此,与改字避讳无关^①。

例11 今本第六十三章:

S.6453、P.2255、P.2350: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小。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简甲本:为亡为,事亡事,未(味)亡未(味)。大少(小)之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亡难。(第4、112页)

帛甲本:为无为,事无事,味无未(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冬(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猷(犹)难之,故终于无难。(第5页)

帛乙本: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若(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于无难]。(第91页)

傅奕本: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其易,为大乎其细。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第487页)

影宋本: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第13页)

《二十二子》本: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第7页)

按:敦煌五千文本与帛甲本、傅奕本、影宋本、《二十二子》本经文近似,惟敦煌五千文本无“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两句。以前有学者认为这是五千文本的编者凑足五千的字数而将此两句删去。然简甲本也未见此两句,这似乎表明敦煌五千文本的文字或有其他来源,或在简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编。

例12 今本第七十一章:

^①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第55页。

S.6453、P.2255、P.2350、P.2599:是以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帛甲本: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第6页)

帛乙本:是以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第92页)

傅奕本: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吾病。(第488页)

影宋本: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第17页)

《二十二子》本: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第8页)

按:上文简本未见。唐文播先生云:“七十一章‘不知知病’下,王弼、傅奕各本及二六三九卷均有‘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句,二四二〇卷作‘夫唯病是以不病’,张系师^①少字本径作‘是以’二字。俞樾、刘师培二氏,据《韩非·解老》引,订正‘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为‘圣人不病,以其不病,是以无病’。按俞刘二氏之说是也。自‘不病’讹为‘病病’,‘无病’讹为‘不病’,而上下文义,悉不可解,张系师之删,实缘于此。”^②帛书本作“是以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敦煌五千文本与帛书本几同,惟少“之”、“也”等虚词,但不影响文意。由此看来,敦煌五千文本所据《老子》古本即如此,故唐氏云张系师删字的说法欠妥,俞樾、刘师培二氏之校订亦有不周之处。

例13 今本第七十三章:

S.6453、P.2255、P.2350、P.2599: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不言而善谋。

帛甲本:[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弹(坦)而善谋。(第6页)

帛乙本:天之所亚(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单(战)而善朕(胜),不言而善应,弗召而自来,单(坦)而善谋。(第92页)

傅奕本: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默然而善谋。(第488页)

影宋本: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繝然而善谋。(第17、18页)

《二十二子》本: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繝然而善谋。(第8页)

按:上文简本未见。傅奕本、影宋本、《二十二子》本皆有“是以圣人犹难之”句。奚侗、马叙伦、蒋锡昌三位先生皆认为“是以圣人犹难之”一句与上下文义

①所引唐文中两“师”字,原皆作“天”。按文意当作“师”,今据改。

②唐文播:《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本综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4卷,1944年,第113-114页。

不协,盖第六十三章文复出于此^①。此论甚是。敦煌五千文本、帛书本皆无此句,是其证。

例 14 今本第七十五章:

S.189、S.6453、P.2255、P.2350¹、P.2735:百姓之难治。

帛甲本:百姓之不治也。(第 6 页)

帛乙本:百生(姓)之不治也。(第 92 页)

傅奕本:民之难治者。(第 488 页)

影宋本:民之难治。(第 18 页)

《二十二子》本:民之难治。(第 8 页)

按:此句简本未见。敦煌非五千文本中多作“民之难治”,其中“民”字并有缺笔者。而敦煌五千文本则作“百姓之难治”,作“百姓”而不作“民”,人们以为此或与避讳有关。现在看来,恐怕不能如此解释。因为帛甲本、帛乙本皆作“百姓(生)”而不作“民”,这说明作“百姓”有很古的依据。

例 15 今本第八十一章:

S.6453、P.2255、P.2350: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帛甲本:[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第 6 页)

帛乙本: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第 92 页)

傅奕本:善言不辩,辩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第 489 页)

影宋本: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第 21 页)

《二十二子》本: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第 9 页)

按:上文简本未见。敦煌五千文本上述四句的顺序与帛书本同,而与其他各本相异。

从上举各例可以看出,敦煌五千文本《老子》与影宋本、《二十二子》本等今本《老子》有许多不同之处。综而言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字句有无,如例 1、2、7、11、12、13;二是语句顺序不同,如例 6、8、15;三是文字差异,上举各例大多存在这种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五千文本《老子》与影宋本、《二十二子》本《老子》的不同之处,却多与简本或帛书本《老子》相合。这似乎暗示敦煌五千文本《老子》有较早的渊源。而论者多谓五千文本《老子》的编者对《老子》字句曾加以删削,以凑足五千的字数。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大符合事实的。因为许多不见于敦煌五千文本的句子,在《老子》较早的传本如简本、帛书本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情况表明敦煌五千文本《老子》所据底本很可能本来也没有这些词句,因而就谈不上删削字句了。

另外,有些今本中不见的虚词,却在敦煌五千文本、帛书本中或简本中存在。如:

^①蒋锡昌:《老子校诂》,第 429 页。

例 16 今本第四十一章：

S.2267、S.6453、P.2255、BD14633：是以建言有之。

简乙本：是以建言又（有）之。（第 7、118 页）

帛甲本：是以建言有之曰。（第 3 页）

帛乙本：是以建言有之曰。（第 89 页）

傅奕本（第 485 页）、影宋本（第 3 页）、《二十二子》本（第 5 页）：故建言有之。

例 17 今本第六十二章：

S.6453、P.2255、P.2350：虽有拱（供）之璧以先四马。

帛甲本：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第 5 页）

帛乙本：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第 91 页）

傅奕本（第 487 页）、影宋本（第 13 页）、《二十二子》本（第 7 页）：虽有拱璧以先驷马。

按，此类现象恰好与“删削”之说构成对立。

敦煌五千文本与帛书本、简本多有相合之处^①，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敦煌五千文本《老子》所据底本可能相当古远。刘大彬《茅山志》卷九《道山册》云：“按《登真隐诀》，隐居云：《老子道德经》有玄师杨真人手书张镇南古本。镇南即汉天师第三代系师鲁，魏武表为镇南将军者也。其所谓为五千文者，有五千字也。数系师内经，有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由来阙一，是作‘三十辐’，应作‘卅辐’^②，盖从省易文耳，非正体矣。宗门真迹不存，今传五千文为正本，上下二篇不分章。”^③敦煌五千文本《老子》写卷的末尾亦多载有“五千文上下二卷合八十一章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太极左仙公序系师定河上真人章句”两行文字。若上述记载不误的话，则系师张鲁曾编定五千文本《老子》。据此，张鲁据以编定的《老子》底本当是汉代以前的传本，敦煌五千文本《老子》所据底本亦应为汉代以前传本。而帛书本《老子》是汉代以前的传本，且与敦煌五千文本《老子》多有相合之处。这一方面表明敦煌五千文本《老子》所据底本与帛书本《老子》关系非常密切；另一方面也表明至迟在汉代，已出现与今本《老子》内容基本相同的不同传本。

二

然而，帛书本与敦煌五千文本《老子》又同中有异。如帛书本《老子》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敦煌五千文本《老子》（所据底本）则是《道经》

①关于帛书本《老子》与敦煌本《老子》相合的例证，另请参阅郑良树：《老子论集》，台北世界书局，1983年，第123-141页。

②卅，原误作“州”，今据文义及它本改。

③《道藏》第5册，第591页。

在前、《德经》在后。那么,这两种文本是源自不同的《老子》传本还是相互之间有继承关系呢?许抗生先生认为简本、帛书本、今本《老子》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先有简本的不分篇,后有帛书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分篇,再有今本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分篇的^①。当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敦煌五千文本及帛书本也有可能没有继承关系,而是源自同一(或不同)《老子》传本,因为敦煌五千文本存在与帛书本不同却和简本比较接近的地方。如上文所举例 11 今本第六十三章一段文字,帛书本虽有残损,但从所存文字看,当与傅奕本、影宋本、《二十二子》本基本相同,皆有“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两句;而敦煌五千文本没有这两句,简甲本亦无。就此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敦煌五千文本是在帛书本的基础上删去这两句的。这很可能暗示着敦煌五千文本有其另外的来源,或者说是在简本等古本《老子》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编。又,六朝写本 S.6825V《老子想尔注》卷尾(相当于今本《道经》第三十七章)题“老子道经上”。据考证,《老子想尔注》约成书于汉代。又陆德明《经典释文·老子道德经音义》上篇题曰“老子道经音义”,下篇题曰“老子德经音义”^②。是至迟在汉代,已出现《道经》为上篇、《德经》为下篇的《老子》传本,这种分篇形式想必也有其传承的古本。由此推测:在汉代以前,可能同时存在着两种或更多不同的《老子》传本,其中既有《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传本,也有《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传本。各传本来源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但相互之间不一定存在继承关系。敦煌五千文本与帛书本《老子》的异同表明,上述说法成立的可能性很大。相应地,我们也就难以轻易地接受《老子》先有简本的不分篇,再有帛书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分篇,然后有今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分篇这种观点。

另有论者认为:从简本到帛甲本,从帛甲本到帛乙本有着比较明显的演变痕迹可循,但从帛乙本到今本之间却似乎存在文本递嬗变化上的断裂。帛乙本只分篇不分章,而今本则在分篇成书的基础上有着完整的八十一章分章系统,其间当有一个文本演变的过程^③。诚然,《老子》一书确实存在一个文本演变的过程,但不一定就是从简本到帛甲本、从帛甲本到帛乙本、再从帛乙本到今本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如果换个角度,结合敦煌写卷及其他资料考察,也许能更好地理解《老子》的成书问题。敦煌本《老子》写卷大多分篇,并以空隔或另段提行书写的形式区分章节,已具备通行本八十一章的分章体系,只是未标明章名章次;《道经》、《德经》的顺序也与今本相同。又傅奕校定《道德经古本篇》分为《道经古本篇上》、《德经古本篇下》,并明确分为八十一章,在每章末尾

①许抗生:《初读郭店竹简〈老子〉》,《中国哲学》第 20 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9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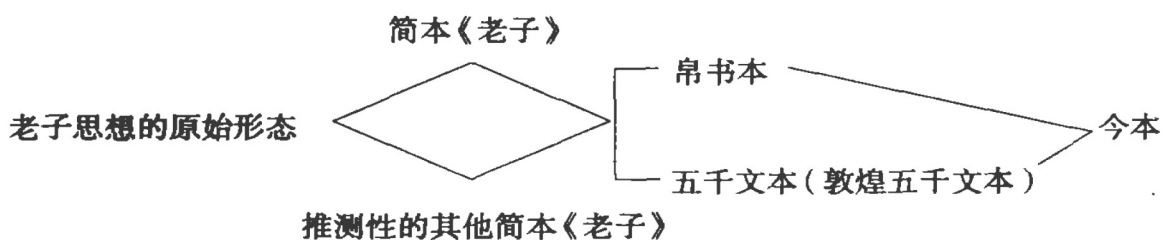
②(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1393、1401 页。

③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40 页。

以“右第一章五十九言”、“右第二章九十三言”的形式标明章次^①，分篇分章与今本同。而傅奕校定《道德经》时曾参校项羽妾本等汉以前《老子》传本^②，因此傅奕本有可能保存了汉以前《老子》传本的一些面貌，这是否意味着项羽妾本等汉以前传本已经分为八十一章？如果是这样的话，《老子》分为八十一章就可追溯到西汉以前了。然而，傅奕本校定于唐代，现在所见傅奕本则是明正统《道藏》本。因此，我们还不能根据明正统《道藏》本就推定项羽妾本等汉以前传本已分为八十一章。但是，至少可以说，敦煌本、傅奕本《老子》在简本向今本《老子》的演变过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又古之诸子，因事为文，其书往往不是一时所作，先后亦无次第。大多随时所作，即以行世。既是单篇别行，则分合原无一定。后人编集，受时代、地点及主观因素等影响，亦容有不同^③。《老子》一书从出现到定型当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变动不居的过程。从简本至帛书本、敦煌五千文本再至影宋本、《二十二子》本，《老子》一书似乎存在明显的增损痕迹，字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逐渐递增的趋势，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上举例7和例11。

综而言之，我们也许可以以如下模型的形式来显示《老子》一书的演变过程：



这个模型表明：五千文本与帛书本都是在简本或与简本相似的其他《老子》传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五千文本与帛书本属于两种不同的《老子》传本，并在一定时期内同时并存，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继承关系。今本是在五千文本基础上进一步改造的结果，但今本也有可能吸收了帛书本的部分内容。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①《道藏》第11册，第482—489页。

②《道藏》第13册，第274页。

③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三“古书单篇别行之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3—98页。